

便當情

Anne Chang

那是超過半世紀以前的事了，我考上了鄰縣的省女，每天從小鎮坐一個鐘頭台糖小火車到省城念中學，下火車後，還得走半個小時才到學校。之前，大哥念的中學較遠，只能住宿，每學期回家一兩次，有一次回家，大哥說好久沒吃虱目魚了，令媽媽十分不捨，因此等我上中學的時候，就只准上可以住在家裡的學校，因此展開了一段長達五六年的通學生涯，和天天帶便當的日子。

為了通學，我每天早上要坐六點零五分的小火車，五點半前就得起床，之前我從來沒有這麼早起床過，而媽媽起得更早，這是前所未有的，往往要做好早飯，中飯，裝好便當才叫我，為的是讓我能多睡一會兒。然而我卻不領情，總要想各式各樣的理由不帶便當，例如，嫌便當的菜色沒有變化，嫌便當太重，又佔了半個書包，嫌飯菜太多，中午同學都吃好飯，出去玩了，我都還留在座位上，努力加餐飯。想到盤中殮，粒粒皆辛苦，雖然吃不完，也勉強自己吃得乾乾淨淨，於是媽媽越塞越多，塞得實實的，更重了。有次同是通學生的媽媽們聚在一起，都說早上起不來，大半讓小孩自己到福利社買個麵包塞肚子。聽到後，我忽然覺得十分想吃麵包，更不想扛那麼重的便當。

終於機會來了，那天已到該出門的時刻，媽媽還在等便當吹涼，她說剛做好的便當熱呼呼的，要涼了才能蓋上，否則到中午會餓掉。我當然沒空等，怕趕不上火車，又想到今天有藉口吃麵包，心中暗喜，趕緊開步就跑。媽媽把便當裝好後，一路氣喘吁吁的跑到火車站。媽媽到的時候，站務員剛吹了哨子，火車緩緩起動，看到媽媽胖胖的身軀追著火車慢跑，我伸出手來，從窗口接過媽媽遞過來的便當，看著媽媽一臉滿足的笑容，以及轉身離站的背影，淚，不知不覺的流下來。

我後來問媽媽，不怕趕掉火車，白跑一趟嗎？她說火車也有慢分的時候，因此，她無論如何，總要試一試，免得我餓肚子。火車上媽媽遞的不只是便當而是濃濃的愛。及至我出國留學之後，媽媽信中提到最懷念的是我通學的這段日子，每當看到白衣黑裙的學生從家門前經過，她就會想到早上做便當，下午迎著我放學的那段歲月。

通學生的生活披星戴月，高三因功課繁重，我在學校附近租屋，住宿後媽媽怕我在外營養不夠，每天仍舊天未亮即起，為我做便當，把便當交給通學的表妹帶到學校給我。中學六年，整整吃了六年媽媽親手做的便當。

及至負笈北上念大學，媽媽仍不放心，常常坐夜車，凌晨五時抵台北，走路到新公園旁的宿舍，為的是送滷豬肝及家鄉的零食名產給女兒。怕打擾我，有時立刻南下，有時在宿舍小憩後，就趕回南部。其實在台北，好吃的東西很多，營養也不用擔心，可是做媽媽的總要親眼看看才放心。

女兒就沒這麼幸運了。我自己在兒女上小學後回去上班，日子過得像打仗一樣，有

一陣子訂便當送到家，吃久了也膩了。女兒說，媽媽，我有一個好辦法，你為什麼不到那家餐廳去上班呢？你在那裡做好了菜，然後送到家裡來，我們就可以天天吃到你做的菜了。

女兒的願望在多年後才實現。女兒生外孫女時，我已退休，我本想只去幫忙坐月子，結果不僅超時，之後還常常隨傳隨到，成了空中飛人。女兒自己餵奶，體能消耗大，需要更多的營養。她跟女婿上班工作重、壓力大，短短的午休時間，實在沒空到餐廳排隊，常常吃根香蕉了事。於是我義不容辭就留下來了，開始了每天給他們做便當的生涯。

給他們做便當，比半個世紀前容易多了，而且前一天晚上的剩菜裝便當盒即可，早上也可以不用像媽媽那麼早起，舒服多了。女兒女婿的便當，也是塞得滿滿的，看他們吃光了，就很高興。

女兒說，別人的媽媽都沒有這樣，幫忙照顧小孩，還天天做菜，她是怕我辛苦。我說，因為我的媽媽就是這麼做的，以前阿嬤做便當更辛苦。其實她那裡知道，我對兒女所做的真是不及媽媽當年做的萬分之一。女兒對外孫女的愛也是一樣，每天擠奶給外孫女帶到托兒所，還堅持一定要親自餵奶滿周歲。

待外孫女滿周歲，開始斷奶，我以為主中饋的日子可以告一段落。然而做母親的，永遠沒有任務達成的時候。外孫女斷奶後，其實是從兩個人吃飯變成三個人吃飯的開始，於是還是繼續飛來飛去。

這次參加創文，回程在候機的時候，打開女兒為我準備的水果點心，心中有說不出的滿足。為所愛的人準備便當，是一種幸福。吃著所愛的人所準備的便當，也是一種幸福。一代又一代，綿綿不絕的愛，在時間裏傳承。